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7 1940

18

T 5773.7/3438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三十一

王世貞

劉子成

答西亭中尉

奉樗庵先生

答王新甫

與李東昌

答徐汝厚

復戚都督

與棘寺諸寮

華鴻山學士先生

朱客部子价

寄凌汝成

與岑給事



與尹御史

寄陳司理

與徐叔明 二首

與陳戶部晦伯

答陳淮安王叔 二首

樊侍御

俞仲蔚 六首

盧次楨 二首

彭孔嘉

黃淳甫

謝茂秦

答王貢士文祿

與殷無美

答王百穀

吳子充

王舜華 二首

答顧季狂

陸象孫

張幼于 二首

方生

答陸汝陳 二首

答陸鳴羽秀才

與楊應尾

與龔克懋

與魏允中 二首

答李駒

答吳瑞穀

張見父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三十一

吳興凌迪知稚哲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王世貞

劉子成

自杯酒燕市時于今二紀餘矣待罪楚臬值門下儼
然在疚而貞坐所守不能躬束芻之敬尋又逐除目
而東悠然之懷彼此托之郵筒而已鄭襄之後其不
以余孱授之蒲弓葦矢俾卧治焉乃又以隙日畀我
果獲從事鉛塹隄於息黔矣甫擬走一介候門下安

而使者乃首之叙睽合之悰導契濶之故且以不佞
先二子鳴即文運不百六為媿快夫僕何忍言哉業
上書乞骸旦夕待報具區之陰有菟裘在二子誠如
公言雖然所謂馬則吾馬齒已毀矣追唯門下持節
淮陽以一白羽掃息虜若秋葉太阿之鋒既血飽而
匣閱之能無啾然鳴也五單于雖解辮然時時見惡
氛幸善飯自消息即一撫髀不能舍廉公矣太公不
朽之寄焉敢以鄙陋辭弟所著狀者吳楚材何如人
也而能為于鱗言其鼓脣若啓噓而齧牙斷斷然于

吻間有流味也則誠楚材也雖然竊以為公口授之
耳所示順甫誌銘精簡有法順甫不死矣樸如云公
且為含其殮者而卹其存者此自公厚德亦足為末
俗勸其它具別啓中非日專候更布區區

復成都督書

某向則聞東南諸名將亡隄公者又會前兵使陽曲
王君雅能道公用兵狀出紀效新書讀之以為縣官
即早用公何至吳越財賦之地如甌脫哉而無何伯
王中丞復書來云成公今韓白也雅欲得足下言足

下能無意乎不佞竊亦以倭事起首尾十二年環東
南且萬里所殺傷以數十萬計糜大司農金錢不訾
僅得一戚公耳如戚公真能戰者以故不自量其愚
輒跽次鄙見為序序成而中丞使復來遂授之既殊
自愧悔以下澤之乘輒逞足於晉廐三逐之媪徑銜
顏於楚庭縱二主憐而不色怖之獨不貽閹人笑哉
及使啓械再復公書所以獎予不肖甚勤奉薦至若
真有味乎僕言如伯玉指者載覽別集諸縉紳大夫
紀豐功於金石如甌如楚如閩凡數十百戰則又愧

僕叙之未悉也乃公則歆然不自喜精求性命以希
太上僕何敢望焉僕何敢望焉夫僕自束髮來即知
搃鉛塹之業於今二十五年矣近竊窺公之用兵而
稍有悟於文夫文出於法而入於意其精微之極不
法而法有意無意乃為妙耳以此印證於公公其許
我否漳潮兼閩近格所希公不得不於格外仰報此
賊如復平鯨波盡偃南天若濯侯印焉能更刻敬當
釋耒以俟飛捷南牀萋菲伯玉賴公是在廊廟間不
過六月之息第國家無以使勞臣耳事迫則躑跼生

瓜翼事定則夷齊蒙垢臆嗟嗟寧獨一伯玉哉偶公
見示及之不覺忘捫舌矣沈嘉則快士也足箇藥籠
中一物否承損華幣珍錯種種充庭使我不知所裁
又懼勞使者往返勉拜賜極切愧悚外具乃野人食
芹之私一詩書扇頭願效高山之仰非足奉鬻來美
也幸亮而納之

答西亭中尉

往結髮游燕齊間則聞大梁有西亭公者河間淮南
其入也不佞私意得如枚先生絀漢官之好一從事

於雪苑夾池辛卒未果而會故人許殿卿者為梁史
因托一致聲門下乃門下不鄙夷之辱賜書所以慰
借良厚讀殿卿海右集序復拳拳焉唯是二三兄弟
跡弛之跡點人齒久矣門下何味乎其名而舉之也
不佞凡所從故人所見門下詩若文者三皆佳絕至
奉教札及序刻春秋傳而知所嗣於河間之聲不誣
也僕於茲道鷄肋耳家既無遺書足讐所哀訪十不
得三四甚媿無以應門下舊有論著係春秋者凡四
篇一得之見幸憐其愚而教之殿卿便便酒態似山

巨源又得晉師游戲三昧久計當益入扇頭之詩聊見仰止新刻二種少塵清燕不多及

與棘寺諸僚

貞無似幸以臧守隸貴署辱諸君子不鄙棄屈年位而友之使得廁竊從之末席惟是不肖之身承君子之下風歲奇半矣入則貳騎出則後先假以顏旨縱以談笑師師怡怡削廉破隅使貞得忘己之賤而以拜諸君子之鉅惠當事者念需次久俾得效一職寄跡焉遂與諸君子隔也初亦意棘署雲曹相距僅數

舍許念通室之未睽慶爾思之足慰而別且一月矣司寇巖誓覈升散之期迫于卯酉案牘縈擾數舍之武不能屈諸君子王趾又不敢以望舊游之軌每過列棘門據欵段輒欲下徬徨久之而過竊稽近事咸損服章為貶蓋欲佩著曾表毋忘念思然某以為思固莫涯物則有敝敝而棄之是棄諸君子德也先民之戒曰贈人以財無若贈人以言藉是不揣指前直易置數番絹其韋母金玉而辭而以大贈貞貞也領諸君子之訓借退食微燕一展誦焉穆乎挹春風恍

予見梁月朝夕如接諸君子也快哉悚息以啓踴躍
以候

奉樗庵先生

自執事罷朝之薦紳士夫莫不憤恨愴惜彈指側目
於當路之下后者而不敢抗一言於朝夫天下事所
以日就於頽敗壞散而不可支持此正由公論之在
下而猶冀其足以挽回扶曳不至於一國之若狂者
亦在下之公論也夫在下為公論在上為公法公法
立公論行而不顯公法亡公論顯而不行執事罷僅

一二載不惟行者絕不可得而所謂顯者日漸以微
而憤恨愴惜之意亦日漸以不振矣此關係豈直淺
淺已耶古之君子一時之事業天為之人不能限之
後世之事業人為之天不能限之假令執事在砥礪
服官居職即不拂民以從已能強已之所不可以從
上之可耶即不納勢招賄能禁它人之盡無招納耶
即不昏夜踵乞遷轉之際能一無叩講而自遂耶又
能喑默陰重隨變態之百出而噤絕無一言耶言之
絕無禍耶又能為忤賊忍害之行殺人以媚人耶此

五者人不能強之執事執事亦不能強之人而欲其
無罷或以罷故為憤恨愴惜誤矣今而後田可農親
可養聖賢之書可讀未老之年可以奮發而精詣此
四者執事無求於人人亦無望於執事而又何病焉
故僕謂憤恨愴惜愛公而不知公者下石當路為不
愛公而未為不愛公也僕愚鈍無所窺識然於父師
之教側聆一二以為有濟世之心者必當慎其跡有
高世之跡者必當降其心夫不量己之不能夫子而
見南子不量己之不能柳下惠而與處女宿曉曉然

而議也營營然而行之曰吾以遇主巷耳吾以納約
自牖耳辛之巷無所遇而牖不成納僕未敢遽議其
心然亦未敢遽是其跡也或見與時左遂奉身而獨
潔或勢與念拂至直行而蹈禍曰此足矣世莫予及
矣且以為糠粃且以為草芥而據益峻視益廣行益
怪而難企嗚呼身歎不可以同羣我豈其異類耶僕
又不敢信跡而遽與之也惟執事介特之操溫恭之
度消融於學問體驗於身心務實戒名近裏達表於
二者之病了不相涉故敢畢其愚而請正焉新拜帕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七
茗及披手牘之惠諳切相勉僕志習汙陋牽迫鷄肋之感特不至叛名教作小人他日從門下有地耳山居希為道保慶不宣

華鴻山學士先生

伏審疊茹荼苦扶服襄事某鷄肋塵守不得奔致生芻之哭僅從諸生後一效執管微勞然於先府公懿德未能少益寸尺愧間忽辱手書厚惠竢然在疚不忘几函之迪唯有感佩而已計踰祥孝思當未紓先府公夫人享有上考物志易感終始儷備人理罕復

遺憾天下之身幸自抑畱全之某竊祿浮湛如昨平生於泛然應鼎上不大能有情而頗亦好習讀諸老先生書然孤陋未盡解也獨時事感觸不可言募人積粟未克刷城下之恥而中外晏然輦綾錦益之互市之馬方來甘泉之烽隨繼今莒州賊執同知滇土夷殺方伯羽檄交馳名實俱盡瓦土之勢匪直已形特頃耳時既甘厝火之薪某恐不免破巢之卵也家君病體綿質一時之偶遂服重寄其間掣肘觸藩每一念及若負芒刺非師之慶亦何可塵瀆向熟岩居

諸稿真足名世我師不罷官不過八座已耳試問今
八座疇可達素而自表千百歲後亦復誰有知今八
座者世途荆棘動輒由人唯此事差可自力愚雖不
敏願從執鞭冀念門牆之末俯賜提策亡任感切使
旋聊此布悃不宣

荅王新甫

嚮者傳中丞人選則具一啓及以覆瓿之言侑也至
於今不奉繩斧之誨將無去人浮沉否所從游者翁
朱二方伯咸以習足下故再三口政術不置足下之

亨於官宜爾世貞齒頰之餘坐卧鋒鋷困以刀筆為
湘中之纍久矣不自意再逃簡書政為老親躑躅虎
口進退維谷踽踽笑人于鱗足下何以教之惜哉明
卿負諸君子推轂稱不罷故以坐廢也文章之途日
益荆棘筭路籃縷以啓山林非足下誰托也

大不又

與公張園痛飲時十六改歲矣待罪青社鱗羽一撥
浮沉異天間者濶焉即不才所遘會不敢望稱人何
至作官量移貴省擲身案牘中忽忽忘其故吾矣教

翰飛墜恍若覩紫芝眉宇及稍讀辭所云知儼然在
疾猶動存故人高誼乃爾虎丘步武之間竟成間隔
盈盈一水亦復何怪僕此出真画蛇之足但中間有
大不得已者進退躑躅觸藩一羝可歎可歎縣官方
急材黃金巍峩日購枯骨而千里之足乃放中野所
未解也知不足膺公懷聊及之耳公哀感至念純一
不已天真自露外境皆假佛法所稱證無生忍亦此
意也不知諸大知識能首肯否非日當效生芻之敬
先奉謝因布鄙忱伏惟照亮

朱容部子价丈

壬子冬道寶應里中儼然龍門也忘其少且不敏而
輒進所欲吐辱長者收之小友矣已論報還值有他
出弗果謂然邑臣致二行卷捧之如和璧隋珠從天
下也句吳諸少年過從索而指賞以為祝京兆且復
出矣何期一卷遂有長康之化迄今咄咄抱歎也丙
辰從家君所兩扇頭之寄昔人所謂煥若神明頓還
舊觀良不虛耳執事吸月露間齊梁又所與倡和相
慕說者為博南山人也世貞晚進於詩無所解然竊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謂博南山人固博而多組織之語不能如執事清婉
天致自發其言成一家云執事得無難之否執事之
視宗生世貞夫人行也渠獨以幸數於燕市奉杯酒
托揚風騷世貞削跡海邦寢處蹻跼矛盾之與交而
案牘之是耽豈非命哉日者島寇陸梁淮揚間將無
識康成里否發邸中報見公以不赴尚書期應公謫
也非備我墻屋故耶屬家僕還敢以布其區區別作
請正何敢異玉案之報八寶書屋中有賤姓名足矣

與李東昌

幸緣玉倚忽爾萍散言愴離索令人自失曩執事五
馬就駕體中憤憤遂阻招提之餞更承不棄遠飛教
言計履任已久上下安和逢迎案牘咸日牛游刃聽
折之暇或登樓望嶽或省駕齊墟付餘解於歌咏體
至景於丹青宛然一風流太守也弟日坐省中辟若
籠中之鳥毛羽楚楚顧影羈牢雖效悲鳴誰為釋去
明秋或可得使事道經貴治叩門索飲政恐太守威
儀嚴重閤人不察謂是游客漫逐之耳于鱗峻伯只
如常此間最難得與語便附聞之足下所有雲谷樵

者否為我指其口曰但宜進酒

又聞人不容言是故容如也耳古語云
執事郡當孔道攝吏百計攬聽逢迎歲月謂少而能
片言取折分身應鼎又復遊戲丹青縱橫詞翰草成
卷帙惠之故人豈惟文雅吏術兼至無遺一丘一壑
猶可想見高致也僕迂踈質相世態本遙強就束縛
隨人笑語邇來聞有覈察倘緣此得解便還故吾但
家君連被委任事勢匪輕進則虞身退猶歎報烏烏
之私中夜芒刺執事舉以見賀意猶未悉僕也自執

事言離雲司變故叢沓遂為危地僕雖未庸厥責亦
復何心將來日浸日溺難究結束一着浩歎而已別
來唯手談竟能勝袁宋諸君此可為告

寄凌汝成

伏時周還臺使者海上也屬苦吏媚摯且蒸熱卒卒
以故報書不得有所傾吐既發則時時念大雅不置
也從長安中發郵書輒問執事除命不得甚恠之以
為嚮名氏則再三聞公車矣將無執事厭其高足耶
家人從南來具尊公及太夫人起居狀良慰賢兄忽

遂再暮每經黃公酒壚不能不興濬冲竹林之歎計
執事猶甚寄哀於人琴也其孤此習其書否青州日
飲食盜賊而虞無所復言新南鹿推受事何如貧甚
無以為投効地世途嘒息徃徃礙人執事幸委曲成
之世貞旦夕且歸矣勉旃自愛不多及

答徐汝厚

兩辱翰教及海物殊荷遠意昨見竹隅公云足下苦
公分相逼且朝夕計饘粥不異諸生時此乃佳耳士
大夫最受病在求與諸生異與諸生異不得不作盜

跖吾州前輩固無如足下也某自入散曹來稍稍靜
思即嚮年與足下相處時徒以浮氣待人以易念待
事以麤心待古人書以滿意待詩文終無毫髮進益
且得罪同行不少也來教云洋山治蕪湖稅極不得
已昨聞洋山固欲辭之又非也東西南北惟上所命
我欲潔身誰當其污者君子自盡何如耳想當不復
然矣

與岑給事

世貞自奉先君子諱杜門席藁者七年矣春初天子

需恩詔與天下更始不肖方有霜露之恙匍匐而北
白見先人寃狀俟命國門之外而是時數從邠中吏
傳執事後先所上疏讀之諸剖析利害持國是擄大
奸以為無憾於長沙敬輿之識私竊偉之至舉逸一
疏中間誤及不肖若有豔於雕虫之技而加之拂拭
者執事豈有所過聽於人謂牛溲馬勃真足以備毫
末之用耶不肖束髮時即冒朝籍其時妄不自量亦
欲效鉛刀於一割而不幸與用事者忤馴致大變震
蕩推裂之餘此心已灰久矣七年中負不孝之罪不

敢自比於人而今幸執事之疏與廟堂諸公之力先
君子獲從昭雪不肖兄弟稍得稱人於鄉井間即國
家復過聽以一命見縈不肖雖懦不得為愁侍中亦
何敢偃然而自附於偉元之節哉燭之武曰臣之少
也尚不如人今老矣田光先生曰太子聞光盛壯之
日而不知臣精已銷亡矣不肖之所以逡巡而不能
出者竊用二子之言自問而頗有所驗懼以知人之
哲累執事也昨復讀執事救周太常疏令人歎服度
非北垣諸君子所辦區區一得之見蓄之久矣敢以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聞於執事大抵今之稱大臣者類多內顧之念而不肯為國家任事今之為諫臣者各欲自靖其志而不肯為國家惜才且與其易而退之母寧難而進之令主上固寬仁恭儉不忝守文主然頗勸於萬幾而左右之道史者其兆已大露即遠無論元祐元豐近不見正德嘉靖初事乎正德諸中貴人弘治諸君子激之也嘉靖諸新貴人正德諸君子激之也此意唯執事可以奉聞亦願與同志者相為慎重而已不肖不然之灰無能為報第先君子入土即縱身散帙中作

老蠹魚送餘日苟有微見於三氏之旨勒成一家言
毋負執事門墻之矣先狀奉覽并粗薄儀將下忱統
希照入

與尹御史

嚮者霜節東臨世貞側伏田野第從今耿中丞所得
公風猷一二私心豔慕之今春不肖兄弟奉天子恩
詔匍匐北上為先君白見寃狀而為用事者所尼躑
躑國門之外復竊從邸中吏窺公婁上大䟽隲核賢
否綱紀國是隱然有古賈陸風而最後乃誤及不肖

兄弟豈以障尼胡祿足備鼎俎之用抑憐其淪落困
躓窮極已甚將收而拂拭之耶不肖身所當憂患類
非人間世所有徑寸之地灰燼已寒即冒昧強出必
至跋胡疐尾供士大夫笑資上負國家再造之恩下
累執事二三君子知人之哲唯期杜門築塚於丹鉛
之業少效區區庶幾無負門墻而已天地鼎革明良
一時政諸君子大行所學之日不佞乃復有隱憂焉
虜氣日熾兵食日詘然此猶在外也今萬幾漸勦百
孽潛伏言路微枳遠則熙豐近而正德其兆已大見

矣廟廊之上與臺瑣之地何以待之執事幸有以示
我使野人得安意畊釣不勝大望不腆先人之幣少
伸下忱并先狀呈覽統祈鈞亮

寄陳司理

某嘗讀史如徐孺子之流其托寄若無闕世者然一
遭府主之辟即不應猶終身北面焉古人不以知己
易感恩其意固爾也乃某舞象時則以雕虫之技辱
知於長者其時實懵昧於人無所比數然執事固已
誤知之而不佞亦繇是得補校官弟子以次獲升斗

矣奔走世路十餘年竟無絲南窺衡湘之境又不獲
走一价致咫尺之書少抒區區之愫而旋遘家大人
難摧剝震裂幽憂忘滯之餘其於生平踪跡忽忽若
無所識者近遘天恩曠蕩扶病北走伏闕上書冀白
見先人寃狀邂逅賢從子太史公於都門之外始一
聞執事起居悅若啖火棗而爽然悟三生者使人愧
汗津津然下太史公又亟為言過庭之於所聞於執
事者不一執事豈尚以其猶夫哉彼孺子者則何人
也吾郡自辱惠於執事二十有五年矣其風猷政術

雖問井至今能道之而一時不能理於操切少年之
口然其人徃徃澌盡灰滅無復聞於世而執事方健
杖屨無恙日夷猶於武陵桃花間猶以其未竟之畧
發之於太史公所謂季之所得說與仲多此語知當
不滿執事一笑粲聊志鄙感耳茲具不腆幣儀托太
史公上之記室拙詩二章書扇頭請正執事能無曰
孺子可教否南中暑溽強飯自愛不一

與徐叔明

昨在九江有數行附尚兵憲通候不知達否弟以畏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廿七
熱廿二日始抵省兩臺諸僚雖見愛厚而此間禮節頗繁衰頽磨折顧影內愧且履任候臺者踵接牘吏環繞旅鼎交錯又入棘在近強驅作老博士弟子興寄都盡不去將為小祗園笑人矣每見諸公談吾丈風雅使人忘倦又云吾丈亦時時見念豫章紫氣中有同此善此懷者必非他人也諸公急欲得吾丈來見代為鸚鵡黃鶴增色亦有意否為吾丈談此善而以相要者熱海中亦自時時甘露洒也一咲一笑五更起作書目眇數誤竟授草小史景象當何如餘不

盡

又

使來拜手教叙致契濶傷及風雅間以澹辭恍然若寘此身黃鶴大別與公對語也紀行刻老手縱橫通句逸發正如右軍五十二以後書若江山之助固不足言矣入楚稿便自作小巫頤頰齒牙芬流鏗出故旗鼓相當羣公之言豈欺我哉弟勞苦視家居數倍而飲啗益進不困夙夜星數之說信有之馬曹事少簡更托須臾其中償文進耳湘楚右轄神僊官府稍

名公軼藻 卷三十一
為戎籍係心以此送日亦自佳政府注意維桑伏鉞
之命當在不遠然中丞方在事似未肯輕移也中丞
見念之深便間幸一達之溥暑南中當益甚加殮自
慶

與陳戶部晦伯

不佞生獲遭足下同世後先通朝籍垣省相望乃不
獲一並薦其長稱國士交抑何奇也既足下屈為外
臣得吳郡而僕已久棄田野間乃足下不鄙收其麋
鹿之跡而賜之友結襟帶握杯酒揚扞千古騫核二

次以求太上抑又何遇也僕於文章無所推讓願不
自憚以九州之外六經之表不得如阿難耆婆者為
之總持中國區區雖倚相惠施亦不甚多見使三代
文獻寥寥焉抑亦諸博士師弟子少置力耳夫豈獨
秦王李斯罪哉今天下幸而無挾書譎言之禁甫離
齷即從事學官願其所習僅科舉章程之業一旦取
甲第遂厭棄其事至鳴玉登金掇木天藜火之地者
叩之自一二經史外不復知有何書所載為何物語
令人憤憤氣塞休明之代士大夫談性命者創不根

名公集 卷三十一
之語蠅虻蛙傳以文其陋而矜然欲主齊盟即所謂
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乃騾也其稍上者即操觚之
士攀西京躡大曆厭薄宋儒以為不足道實不如宋
儒日佔俾小有所撰述也即所謂夜郎王謂漢使者
我孰與漢大也不佞少小時竊以托附長者之嗜顧
不能沈思有高陽涉獵之病中年好酒懶事時時自
廢然意有所溺竟不能一日離之居恒謂三日不飲
酒覺形神不相親一日不開卷骨孔盡空罷歸田為
鄉里小兒項領所苦忽忽寡慕以故每一遇足下輒

便欲傾倒別後與家弟言之猶媿媿不置也家弟亦
云目中未嘗見此人幾得之柰何失之尋足下遷留
省為僕言且有旬日留後六日僕走一介跡之擬挈
篋榼嗣其後以瞽從者則以先一日發矣足下如無
意開府吳會野人足不能及百里恐此生無復握手
當恨曩者之草草也足下勉旃自愛聞結撰已成垂
勒不朽世無慕華林編要高孝標者殘膏餘馥能見
沾否楊用脩自謂近代子雲見足下聊蕭之僕初未
敢奉從然觀其書如方城萬城張浚張俊三尺豎子

名公事蹟 卷三十一 二十
所不道者何也近有致河南通志者名宦中相州刺史高陽王雍魏孝文帝弟也以孝文戒益自勵今作王雍高陽人此又大可嘆也今世所稱博學知名士如此僕又安能舍足下手勉旃強飯自慶

答陳淮安玉琳

自嘉靖中一再從蘇山先生燕邸而最後先生外遷吳明卿氏來言曰夫夫有子矣是少而敏楚材也亡何而聞公成進士已又從家弟所得公詩今乃又得公文矣公於隆慶中名滿長安乃廛廛一守搢觚之

士亡所藉以生色然淮陽股肱郡治理一切流聞璽書褒召當亦匪遙循吏自可亦何必寂寂文苑哉來教不惜齒牙餘芬以僕一二狂談有足羨采進之引玉不佞於公文無能為役願管窺所及謂公實自正宗發以竒藻意融法中不出法外汪李之後罕見其比故不辭而偕為之叙自忘形穢之誚也公能為我歲拙否先太恭人貴大些兼拜牢帛之貺名刻珍醕惠存種種吹暖於灰援骨加肉何以為報使旋聊此附謝諸客嗣悉臘寒為道為天下自慶

得尊公書知門下初以一介走我於家而不值也乃更凌大江而上及我武昌則使者足重繭矣感械捧咀有餘思焉門下矐矐千古而肺腑故人乃爾僕故深幸之惟恐其不得當也家弟獲遂同汎不減元禮之游僕每出必悔悔又不能無出非人哉茲行雖一與寓目江山之勝衰頽磨折奔走委頓以從諸少年後無地着面強自力入棘即文事業委之矣垂老於晉楚間作博士弟子真前生業債也已具乞休疏托

舍弟上之不知當如何耳佳刻華織謹領獨青州從事作烏有先生楚釀甚惡幸所携足朝夕不然不能無望於使者也新詩烺烺郢雪之致奏之黃鶴無論玉笛令梅花盡落矣漫成數語以謝沈嘉則魏季朗諸君從門下游甚善然渠輩尚以多彈缺之歎也尊公秦音嗚嗚為楚生色他文多奇知當未艾方善頭風飲藥不一

樊侍御

某一二從酒所奉顏色雖往覆亡幾而傾吐特深日

者拜命之候方苦渴疾匍匐通姓名門吏不得一捧
別袂中懷怒如使者攬轡而陟太行之巔慨然有餘
慕焉墨吏省已解綬循雅之士爭自刮濯以庶幾下
風來諭似有所未足卷卷叩攻於頑石胡長者乃爾
其不佞聞古有助於人者牛溲馬勃亦不卻也乃其
所助則非牛溲馬勃比也順德李守於執事屬吏也
即亡論其文卓犖越古某故同舍郎私之謁省中歸
炊脫粟閉門謝客書聲竟夕矣母來自厯下就視畢
數日蹇一羸婦不敢以煩縣官芻秣嘗謂蒼頭歲除

矣安所得酒持敝緼袍東家質之某幸有餘奉推之
不數數受也此跡其守郡率素亡毫髮改日一肉奉
母耳妻子更日得少鮭菜耳吏民謳吟戴守若父母
而頗以文法左徃使又不樂除道積糒侍非常之客
客亡為游揚者僅鷄肋贖末耳令李生伏鹽車上羊
腸屈足就秣御圍鞭蠶而拂之固所安也伯樂過不
視乃始慄然釀首譁鳴矣執事視李生何如也母令
海內有以御圍窺伯樂者

俞仲蔚

三得足下書良至猛虎吟前無作者昨見南來人冠
似小緩然數十白手叩臺城橫殺將吏從容歸其大
衆彼不肉我哉又計以江而南與賊共之幸彼中之
英雄耳閭門中諸小兒塗抹倚門便自相國色卒然
問足下無知者如僕固益不見齒沛父老習見隆準
公酒態謂是風老公十日高會威加海內始相驚一
亭長作大舉止千秋事業豈易令齷齪書生賞哉孔
嘉亟為吾稱某子甲吾數從人間見其詩未也此子
風神小可耳便令侍足下十年不作雪山苦行終落

聞見宗耳前書邀足下拔家而北恐未易又足下帷
房之好不輕復當且止全集何時付我世貞冬盡當
得三輔讞獄使者十月可了徑歸卧矣濬人盧柟賦
手張左亞也足下物色之否

又

盛氏兄素辱損書及扇頭三絕之贈良悉來美郡非
孔道遣信不易故於足下殊著沈簡精神之思托之
夢寐耳老吏平亭粗所便習雖酬訊勿勿頗有隙日
以薦詩書世人貴耳時便齷齪而僕受稟偏駁不耐

杯棬乏博山閱溫之口而多中散箕坐之骨加以仲
舉犯上之性自附陳容同日之志讒間所積遽成丘
墳當事既擬肆其蠱心縱史何緣亦側鳩眼臨發之
日尊慈蟬緩親睚汎瀾謂僕都謝筆硯逃形案牘入
齊以來落折熟矣亦能粗語滑稽佐酒酸矣昨者上
計吏還言朝堂內外盡為煨燼虜跡所至灤流欲腥
家君僂力矢石橫拒出塞幕府上事翻被鐫削北風
甚勁南幕多烏又聞樵里有數餘皇西則秦晉敗堞
改阡心膽尚裂東則青兗大俠亡命骨節盡瘁生非

其辰默與變遣意氣所發亦欲淬礪鉛刃仰希一割
之用既而唯之手趾束絡躑躅何所昔人有言吾不
能為千古笑端也外則念玉石俱炎之菑內則顧巢
卵併及之變坐是竟食而三廢箸終寢而九起嗟也
靜推陰陽消長之會臚數史籍盛衰之跡徃徃符驗
而僕最不幸心所不喜乃復得之明興裁抑門第寒
素雜陳而僕家乃六卿二人監司守令紆朱綰青又
不下數人此一徵也幼藉尊君之庇不耕而窳不蚕
而帛出無步趨日高再肉此二徵也東髮被薦踰冠

登朝隸司寇者九載而不被一謫今又猥賜金紫矣
此三徵也心所欲語口輒能導意所欲筆手輒能副
譽不及閭里而或鼓舞遐徼此四徵也雖使足下為
僕解之何以解也不佞三月之間蓋以婦計陰請於
家君再矣而未許曰汝其置余何地哉夫少也學未
成而遽信君非所以處也且使長者親戈爰之後而
衛其子弟彷彿於鷄狗之社可爾僕敬謝無狀因復
需忍待罪東諸侯絕旦夕之請抑鬱惓結而不得伸
聊取夙所著作粗加編定詩自騷賦古體以及近代

文則繇序傳洎雜著徃徃畧備人苦不自知薦醜百
代以期偏嗜亦良拙矣即不量未遂溝壑尤欲賦二
京志五嶽續子長不竟之編劉老氏未純之論九一
其流付之山川而所虞如此所望如彼是將却日再
中留望為幾也足下能無笑其言乎今海內之士家
握靈蛇與僕金石要可指數衣冠之雅于鱗日揭則
吳生入室宗徐升堂伯承峻伯順甫二三君子亦當
兩廡山林之致足下括其玄謝榛脩其短盧柟采其
材王治吹其瀾又聞吳城中有彭年黃姬水莫林明

者可謂盛矣夫文章之士如韓非李斯班蔡孔福潘陸兩謝蘭推玉折豈非造化之精惡世人羣之舉忌擅今日僕念諸君殆不啻念僕也勉旃強飯自愛公署雖囂別有條室可以娛性足下倘許躡屐僕便脂軌淮口却掃齊門種種之懷尤未竟吐以待更發

又

春時身在人齒頰間又復老親躑躅戎馬之地故作書多憺悶語足下讀之得無訝否陸生竟買舟而北附足下書及扇來甚慰空谷足下歌行宛轉流麗故

非凡語特痕跡陶洗未盡去選尚隔一塵耳僕居恒謂子與如醍醐和軟豐腴靡所不入今見足下解帶留連東吳菰蘆中便自有千古風流令人妬聞此舉淄青大都會也襟帶海嶽多古賢士大夫之跡足下能杖策而來乎郡厨雖索然脫粟之飯可以佐游足下無自苦人生百年里中也政復何益

又

前者辱損書及風雅之貺爾時大人方候不測之命僕與家弟塗炭衢路微聞嚴耗則方寸崩潰小測寬

旨則精爽狂越無論仰和雖讀之尚未了了尋荷主
上多竹宮之釐且念故劍敝履垂假闇昧曲貸可希
餘息復延鷲鬼少定三復尋繹始知足下啟嚶鳴之
好信疾風之勁良用剴心至於攄藻瑰麗詠言幽雋
三百之後此其錚錚家大人所坐輕重行路明之至
被搆本末未易一二數也冀足下知已久當自曉獨
僕區區夙心於東海一書虞晏日之將逮悵尋壑之
無機歎文人之鮮永測功業之難終不幸冥蹈若合
符節令僕身當之易耳僕不憚碎首流腸曲旃之下

勇忍虎視眈眈坐以好名遺恨在獄以故削怨為脂
柔憤作合句乞匍匐若曠若瞽用紆旦夕耳日月如
照雷雨終解與足下矣猶耕釣固當匪遙不然夜臺
之傷豈少僕一人哉吳中唐子畏每言河清難俟後
世知有唐生足矣僕每悲其意然此君婆婆率於著
述不能逮遠僕雖不才跳梁翰墨間自謂無讓古人
間一開卷至大曆長慶輒興阮生廣武之歎足下視
僕豈戀朝榮者外拙詩一什章十二頗寫所繇冀暢
來美豈敢濫續華貂免稱金錯足下亮之而已

又

家人來得仲蔚手書鬱鬱中更不堪讀為我釀淚耳
賴二車一破之筆勢朗朗超著如見朱顛父子僕老
不辦事此舍弟頗好臨池便付之作津梁也長公遂
棄仲蔚致悼人寒固所不免亦願達者念有盡之期
削無益之痛毋徒戚戚自苦為也楞巖圓覺金剛維
摩諸經大是對證妙藥仲蔚勉之書來知走吳門哭
子相故孺子千里生芻也此君婆婆婆政坐官薄著書
未成嗣息中絕古語缺陷世界殆為渠云耳世貞飲

咽如昨甘泉中奏瑞日新差得從雀鼠餘息他固未
敢希覲

又

久不奉問家人從東來頗得足下狀知校屨無恙詞
筆益健勝聊用自慰而已弟以三月登太和其瑰壯
秀拔不知於三峨如何要自弟視五嶽銀鋤象管斷
續雲氣中幡節婀娜聽如意指揮玉京太清之游當
不過如此也所不堪意者宮觀數十百畫作一家相
羽流萬數無一人捉麈尾作玄語遊客填道誦佛號

振耳作諂希福不減長安市乞兒且以晚顯故遂不
得南宋以前人片詠隻字令人扼腕今所上一賦四
記百詠可黏置齋壁當少文卧游否年來不作賦既
成讀之謂可文考靈光鼓吹恐亦是老態護短也錢
叔實秋涼歎過此倣王安道例作圖只下為我書諸
篇於冊僕不能令後人稱三絕庶幾托驥尾以不朽
耳所許寫圓覺維摩可就緒否既乞休不獲未免婆
娑山城軍事稀簡罷案之後僅如一退院僧差有髮
耳人便聊此奉候不一

盧次楨

足下四賦恒時某几案間私恠騷辨載胥巫沅涸潤
楊馬物故岷峨改色茲長已矣何圖足下河北僮父
千秋緼也往者計出獄當抵薊門虛左而待者寧一
日哉足下竟舍我而往來邢襄間也以天之靈不我
棄也亦得遂善于鱗此子獄聳於中原僕亦崢嶸於
江左后土所命忘其崔嵬切劘上下無復宇宙楚人
吳國倫淮南宗臣吳人徐中行故南海梁有譽草昧
特起偃蹇羣雄獨吾二人者相慕說輦上君子遂成

兢兢握節之日昵友耳戒出母問訊盧生昏靡也其
於助君浮薄名不淺於乎次梗足下吾自拾人間遺
失物何預諸少年事耶按部過濬當疾飛騎載來並
組北首斗酒之後揚扈風雅身與足下旗鼓相當勉
旃自愛茲僕已抵恒陽顛命邑大夫致不腆之幣筆
札者四五人受足下所草賦及諸詩歌從郵中附來
母見避也

又

驕而追我道傍莽蒼河梁間色也夕與茂秦長揖不

作足下繾綣故知音人難再耳下衛河飽帆張風鳴
柳瀉流不旬日而抵燕大足暢懷為足下成五詩可
自翫也母輕令時人見之知當復南南殊饒山水恨
乏我輩人耳勉旃自愛不多及

彭孔嘉

匆匆避兵吳城未展契分不謂蕪詞得挑足下申贈
繾綣遂逾夙交雖形接未數而神晤獨深拜北行一
章行李增色乍入樊鞅數苦公私牽迫不得一致尺
牘之間足下亦間者濶焉每念足下時憮然自失也

吳子輩從銑誇揚易相蠅集李密未見秦王時態故
不少足下與仲蔚獨持氣格不落彼度內良用珍賞
如黃生奕奕風調過廼翁多矣別作渠遂與足下並
稱寧不拍手醉桃花塢哉寇盜無已僕政坐奔走恐
不長見足下幸自愛眠食外薄物至可收

黃滔甫

僮回啓篋則柑香襲人以一遺仲蔚一自供至今鼻
端拂拂有天際真人想瓊菜色真如藍田綠玉嚙之
令冰液流齒牙酒腸自滌真大快也恨乏曹子桓手

筆形容之使二妙沈鬱耳歲暮劇有山陰棹興未出
門而盡又不及子猷矣

謝茂秦

鄒處士張武部來再得足下詩復從問起居曳裾自
若尚平之累都畢不每念足下食指多何以詩飽世
貞比治刀筆多暇即耽耽柱後惠文能撓我一觴一
咏為也于鱗歸言足下騎而追送且百里綈袍戀戀
猶故人執獨不能如不佞作罷官歌相遺耳願聖少
歌行鏗錚大非足下家也幸規之為深湛之思乎其

人今何在留書足下待其來以授之鄴中諸王藻聲蔚蔚醴酒不薄足下無恙

荅王貢士文祿

世貞東南之鄙人也日者先君子大故不能即從地下以為千古之人子辱自奉諱來鑿坯塞兌曼謝世路雖二三故人訊問時闕更用自安而執事獨不鄙惠之書重見推假謂為長卿子雲復出足下豈有所過聽耶僕不才束髮時氣豪腸肥妄命管翰輕為撰著竟不闕古作者藩域而狂聲已幾碎人齒鏗間余

髮今種種矣毋能為矣足下幸勿過聽也書到後公除甫畢為鄉里項領所苦已稍間悉發之益自愉快不謂足下知有僕謂僕知有足下也藝草雄麗奔逸古歌行其在建安下大曆上乎文出入莊荀淮南諸家其猶頗視唐宋乎稗官家言談名理其表裏伊洛乎談經濟陸賈班嗣之流乎以足下才若此柰何不令擁簪筆承明石渠之間抗論國是不則亦駕雙熊汎五鷁用口舌立功萬里外而猶齟齬旅進退於公車之門噫世必有任其責者足下何怪足下又欲輯

明諸先生文辭為一代言甚盛心也至謂僕為叙則
非僕所敢任僕嘗私有所評其畧國初諸公承元習
一變也其才雄其學博其失冗而易東里再變之稍
有則矣旨則淺質則薄獻吉三變之復古矣其流弊
蹈而使人厭勉之諸公四變而六朝其情辭麗矣其
失靡而浮晉江諸公又變之為歐曾近實矣其失衍
而卑故國初之業潛溪為冠烏傷稱輔臺閣之體東
里闢源長沙導流先秦之則北地反正歷下造玄理
學之逃新建造基晉江毘陵藻梳六朝之華昌穀示

委勉之汎濶如是而已於乎假足下即不薄此言而
姑留之聞者得無掩耳而爽乎業與足下數百里隔
能命一舟見訪彼此揚扞必有當者又鄙作凡六十
卷談藝四卷記朝事兩種種各廿卷爾時盡出之以
佐足下舞劍之樂足下為何如

與殷無美

近於月下登天池山出小語叩者宿已冒雨聽泉聲
還訪袁儀部偕二三名勝徜徉虎丘張氏園時有少
年佐酒糺轍念少足下一人耳然聞足下於南翔社

會中作風流魁其樂尤甚當不復念我衰生更自爽
然孔嘉稍健能劇飲喜以報足下莫公遠持一函投
詩於轅門欲藉此為南遊計其人足下所素悉且貧
甚幸少有以慰藉之足下得無笑僕復作徐汝寧乎

答王百谷

昨小僕此行時謂足下已數矣乃聞朱門有好絃者
方自恨失之而足下書至肝膈累帙及感所為先君
子誄辭奏之松栢間悲風颺然如和偉元之慟僕足
下歸當百拜以謝也承示倦游之思及所得半偈齋

中物大士想亦為動色矣何況僕乎元老軍公書來
相勸駕不免令舍弟一出吞其意如僕半殘之軀留
置丘壑間異日可以見先人地下耳別示云云足下
誠愛我然所謂刺刺者似未解人意僕不出乃可忌
耳魔波旬急佛涅槃粗似得之且足下方壯僕安能
偃然耶此語可發一笑第勿令人聞也

吳子充

厚寄塞上雜詩大有奇致可諷也然僕竊恨其少吳
山人遊京師名動京師一旦東裝去走北嶽度居庸

上谷雲中見蘇司馬許中丞諸公倒屣而迎山人賓
上坐甚奇也屬戎警多調集材官車騎鉦鼓連道戈
甲憂札謂山人慨然有封狼居胥意投筆而策萬里
勛不則亦采雄勝之覽成鏡歌張大皇度山人何寥
寥也豈謂僕不足教猶有秘耶度茲時已抵家洞庭
始波木葉微脫桂醕棖蟹從一二鄉老先生談子長
之壯遊口津津聳臂助奇恨坐間無僕一傾聽耳謝
茂秦集完將數吾與李君挽之或可更得旬日也

王壽華

再得足下書見念良至諸薦秀發故多致語右轄王
公時相與讚嘆舒金屑玉文章之彥無如足下者往
時杯酒豪逸奇氣口不相異攻瑕傾堅各出其短二
三友人濶步膺視彬彬一時僕之不才寅緣罪人以
事見望淺中之輩便謂奇貨可居媒孽百出頓盡一
網雖伏跡海岱遐名刀筆亦復胡顏與衣冠之士揖
遜哉時以牽懷家庭舉武藩谷生乎之志抑鬱未宣
故且併日鉛塹濡首經籍躑躅仕隱之間以待不常
即使增忌人之口類損密戚之懽心亦所不顧耳承

足下書欲再往燕中僕深所未解今薦紳先生搖手
而諱文章百運屯戾此道為甚足下才氣磊塊豈能
伏調與時抑揚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哉尚書尺寸
地不容一胤昌可慨也悠悠之談至云此子移色於
我可謂槍榆之測黃鵠腐鼠之譏鷓鴣非唯不識僕
且不識胤昌矣邇來諸家少所涉獵獨不得足下全
集以此怏怏千萬毋吝

又

別後數辱足下損書及詩見誨良至曾因便風布其

區區將無洪喬浮沉之慮否仲蔚書來云足下必欲
壯游得非曩者陵陽之璞未遭楚法耶長安貴人齟
齟我輩詩書之禁等於劫殺足下蛾眉便娟何以藏
人睚眦間哉青齊風物亦不甚惡足下如杖策而來
脫粟對飯揚摧風雅鹿畢舊懷然後奉一歛段使奚
奴御而太嶽之奠登天門觀日出亦大奇也足下果
有意乎急欲須全集一覽幸即寄示

答顧季狂

從游客得足下所為螳談讀之如食勺藥快美甚已

又得足下所刻諸體詩則三鷄七俎馨旨留窾咽間
矣毋論足下少趨青蓮即已脫吳體便自朗朗超著
所願足下更深惟之而已世貞此好酒如昨而更懶
甚拮据刀筆讀書不能至乙夜思枕矣獨喜時時為
詩輒有奇語不知從何所來也足下能東乎當治一
室稷下之里相待也有于鱗高枕可訪耳

陸象孫

秋時自海上歸中表來謁者持足下書知復作吏部
選人適坐刀笔冗匆匆不盡所欲言久之從郵中得

嘉善除日甚善以足下名屈教授諸生非所待也雖
然嘉善乃去家不二百里菰米菱芡鰕菜醬酒之饒
足以佐著述無苦即不佞所聞於先朝如胡仲伸聶
大年桑民懌王應龍五六君子咸號博雅工文辭然
其人林固不能高足下足下春容寂寥縱力所施標
赤幟廣文宮中不亦大快耶青州使君日啖麥麵飯
飢箕踞看雲門積雪致不減野人也恨無可與語者
未免探簾箱中陳故人耳聞文氏子亦於嘉湖間作
官審耳得足下相游從也呵凍附此不悉珍重千萬

張幼于

向者僕避兵吳中雅已傳足下少而多長者之游竊相聞足下未遂見也然行卷內則再覩鳳毛矣始僕守尚書即殊久不自量思有所論著成一家言即刀筆半之弗果不佞身今把三尋鐵矛人也足下何過聽而辱之言足下詩故饒才情輕俊流易覽之韡如也渥洼之蹄寧但千里而已哉竟足下就騁於茂苑武丘之墟乃多矣無所事僕矣

又

昨迫家大人命南還告先壠因治畝畝之羨為桂玉計過吳門得與足下相聞也亡何而有燕中之耗且扶服北上矣業以置犬馬之食于夜臺傷不謂尚在人世復與足下相聞也自中禍來即無論名姓見厭人齒頰間亦自厭之矣而獨足下惓惓然慰問而且遺之歌詩也楚然而來也其為空谷之足音耶夫士居平慷慨杯酒間自謂不後人卒而蠅集已卒而歟散此何可勝數哉僕不為詩久矣則豈惟方寸贖贖于垣之耳荆棘生焉為足下不自持聊倚一章如念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之當秘之也足下才甚高語甚秀調甚雅僕復有獻
者深沈之思而已又七言起韻多傷出宋人伎
倆唐無是也

方生

足下多游臨濟間臨濟實客藪也或多隱淪獨行托
跡迹者及大奇俠客亦物色之不令姪三十年名家
猶令淮陰少年鬪力惜哉

荅陸汝陳

昨盛兄來齋致足下手教及諸詩殊多鏗鏗之致家

伯父高年病後賴足下清談忻以送日聞欲壯游燕
中羽書旁午桂玉未易且諸貴輩需以文章為疫恐
足下致狐白於炎洲裹酪奴於信父雖極清琺不與
好會僕切慮之向者偶以著述相勉陸師粗及婦生
非欲雌黃令哲有所上下也足下不察以為僕見婦
文不多輒便誣詆使僕啣後生輕薄之愧吳中闖闖
詩書人人大將豈令阿蒙得置一喙然於私心少所
降服足下既以感之不宜默矣震澤以前存而弗論
足下遠不見楊儀部祝京兆徐迪功近不見黃勉之

王履吉袁永之皇甫伯仲耶不亦咸彬彬有聲哉然
或曼衍而綿力或迫詰而艱思或清微而顛促或鋪
綴而無經或蹈襲而鮮致或率意而乏情或閑麗而
近弱所見唯有陸浚明差強人耳陸之叙事頗亦典
則徃徃未極而盡當是才短歸生筆力小竟勝之而
規格旁離操縱唯意單辭甚工邊副不足每得其文
讀之未竟輒解隨解輒竭若欲含至法於辭中吐餘
勁于言外雖復累車殆難其選僕不恨足下稱歸文
恨足下不見李于鱗文耳于鱗生平胸中無唐以後

書停滯古始無徃不造至於叙致宛轉窮極苦心然
僕猶以為顧陸張王之肖物神色態度了無小憾比
之化工尚隔一塵海內故自有人足下未悉耳昔有
問王北中即謝僕射優劣桓公臨欲荅復停曰卿好
傳人語不能復語卿僕偶然之談足下得無示人乎

又

遠荷歲教叙致寒暄兼及箴切別添所示鏗然之音
卧讀就起塵思披濯向聞足下頗料田園日涉成趣
高枕短屐謂是平生寄懷載諷投筆之章嗣覽褱籠

之語始悟英氣幡然尚在眉間如近日孫太初輩非
忘世者也僕受委凡陋筋力散懶待罪以來頗少高
足之念雖未謝純穀疇同芟荷暇抽往哲遺言麗若
窺見下筆忽遠亦漸自厭之矣足下戒僕抑滿示虛
又廣僕以何李張陸之業斯誠愛我竊慮未悉也憶
曩弱冠之歲狂氣漫溢醉後白眼見憎禮法足下所
覩私亦壯其襟吐世變觸日日更消阻瓦缶土質中
實枵然未滿何抑固虛奚示北地信陽素所膾炙有
志未及至於張陸乃是鄉之鉅望著書館閣鳴國家

之盛際僕寒蟬饑螻吸露伏稿候至而聲何敢擬也
仲蔚清令素欽鄙懷茲詞翰兩絕始信嗽玉街珠尚
多待賈孔彩汗血無假窮荒如足下與之皆翩翩錚
錚后出之彥時乏林宗子將之藻遂爾淪落幸致聲
自愛

又

承手翰遠存陸沉兵戈不忘故人若此新詩數章颯
颯亡論裁格直是致中語故不易拈賊益深矣足下
山田恒瘠且與人共之曷不舍去東劍而游京師耶

吾與李鉅鹿並驅中原左師舍之未定軟血所先東
吳菰蘆中乃復有仲蔚吾韓彭也此子固小窘邊幅
玄致與語間奪烟霞景色足下時相與下上甚善陸
象孫大憨生日事揮灑要供宗吳撫掌之資耳厥子
不遂奄逝因當小勝之世貞往者為傳其遺稿聊以
識汗血今奉去足下就覽也羽檄洶洶南北莽然都
無復乾土行雲鬱術授書自失別構韻言不奇足下
亮之

答陸鳴羽秀才

坐梅花下吹鑊笛汝陳狂叫舉白足下湛如也私怪
風骨整整不謂季野乃爾累帑披豁瀟瀟之懷又評
奇倒宋人尺牘三詩見贈投款深矣惜僕陋不足當
之耳亡論他郡吾吳中伯虎益死桃花塢履吉竟一
太學生近日長沙相公憐歸生稱百倍老子當文柄
求之不得俞仲蔚博士家言不成去學耕象孫垂白
需次耳僕每悵悵歎其少逢形穢微職視為贅疣何
圖眼度復見足下也鵬搏九萬非六月息不可老驥
伏櫪志在千里足下幸勉旃僕所弛之性受束登朝

驅握刀筆一行作吏長亂素懷且主上自管三尺他
日守職無狀未卜稅駕仰羨足下意政如足下也別
綴非曰成語聊荅來美陸君遺作未集剗剔足下附
以所藏殊堪不劇雖乏穆馭之効觀其汗血耳許誅
章尤見終始交誼謹俟增入俗冗據案草復不既所
含容面悉

與楊應尾

吾與尊君肝膈相委燕市赴義為老親徬徨不得游
從地下蘭若頽眉一再見夢生氣凜然行部郡城歆

取道過吊世網洶洶捉鼻忍息慚愧人世豈唯山陽
聞笛之感西州叩門之慟二子宜勉思令德砥礪誼
行而翁懋懋含志長逝待後人發之嫂抱影輦獨以
日為歲棄而翁就二子勉旃自愛薄俸廿金可財十
一烹隻鷄絮酒以酌餘治嫂菜糜吾不敢煩郡縣不
能多耳

與龔克懋

公非于鱗集中所謂龔克懋者耶則不佞之獲神交
久矣公以尊夫人之戚來告且請誌而書則語語于

鱗也不佞安敢辭所介于陸生者竟未至也即無陸
生不佞安敢辭來幣却附使完璧併文上乞收入于
鱗已矣稱為其友者不佞庶幾一見焉未果何日臨
楮使人歎慨深

與魏允中

僕雖以遷歸乞休沐假浮沈里社酒人中心甚苦之
忽得足下手書及二律六絕句令人灑然自遠詩篇
托寄清逸時時感慨書語宏放瑰拔悲憤用壯讀之
再三愈增國士之重葉公好龍畏其真者世眼習習

併以廢之足下之不遇知固其所也然至獵賓薦歌
鹿鳴射策金馬翱翔紫庭得少刀圭藥便足翰生無
俟八公輩道引也足下過期僕鼎鉉之業僕已決意
杜門從天公乞殘日作蠹魚萬卷中於願畢矣太行
雖險鹽車誠重了不相涉足下勿恠其癖也春日漸
永毋令隙虛勉旃勉旃

又

得手書及扇頭二詩感繫磊砢令人目爽亦如數遂
髮立矣家弟又亟言足下才可一日千里也且謂今

脫穎少年目不知典籍其稍慕為古文者則又離時
業遠獨足下並秀於骨而饒於藻即皮相者亦終不
能再舍也然則足下竟何負吾亦何負吾眼驚人之
鳴第少遲歲月耳小兒風氣日上差散人懷擬掃燕
中郎旦夕造請覲師資之益僕謂足下亦宜借此一
拓耳目少商竹素之業可也已作書毛使君令具傳
矣外不腆書幣將敬扇頭一詩聊見區區不悉

答李駒

于侍御處得手書知近况為慰所喻尊公集如錦帶

賦嘗鼎一臠亦足稱味且元亮閒情侶無損其高致
也唯尺牘有應刪削者無妨割愛耳聞子與刻之閩
中亦小有裁訂幸少徐之何如搢紳先生於尊公詩
無異辭文則如葵丘盟不無一二心背者而猥以代
興推我雖然誰復能與桓文爭盛哉僕忽忽馬曹乃
有鄭襄之役祿秩日優愧此初服興念逝者寧無濬
冲河山之歎過安德當走一介相聞先此附報不一

答吳瑞穀

得足下書累千言大要以僕與于鱗伯玉鼎立而三

乃江東羸其二又子與明卿輩為之左提右挈以睨
中原而中原獨于鱗為不競唯是一二詞家之論亦
有之僕殊愧汗不敢當也始僕為有韻之言顧才不
能高于鱗而辱于鱗收之鴈行已與伯玉互見其文
章伯玉精司馬班左氏僕不能如其潔而伯玉又辱
收而頡頏之大約僕於詩大曆而後者闡入十之一
文雜貞元者二十之一六朝者百之一顧所以不敢
遽大遜兩君子者竊自謂於意無所不達於境無所
不究不至作躡嚙喉咽間次且半途耳雖然中原得

于鱗自足以豪何能多寡也足下所致刻集僕驟讀
之以為古人耶古人僕鮮所不見以為今人今人不
宜有也足下盡削去鉛澤藻飾而出其骨體天質以
角世之浮靡者即不能得一二少年名聲吾知其後
必傳矣勉旃自愛于鱗云吳下闌閭詩書超乘而出
是為難耳此語極有致即家握靈蛇人抱崑山交賈
聲賈以馳四方其果當於足下心者誰耶足下書詞
所謂陳子何許人未見其文有便幸一錄示當暑服
散作報不一一

張見父

嚮者足下偕長公枉駕時足下雖嘿嘿不竟吐而長
公已微言欲致束脩之敬漫不曉何謂既足下行而
典謂以刺見則稱門生矣即欲追刺返足下不果既
而使以書至疊疊數百言過自折節下此於顏涿
聚高縣子石索盧叅之流而欲通於僕門塘之籍固
足下不自滿假至意第僕少陋躡科名不能久事經
術以徒博士遊畏鄒益好為之譏而避河汾抗顏之
愧即小有結撰亦以自繩削而已居恒自謂不能吐

玄一語亦不須侯芭一人以故二三友生有脩贄而
自通者立卻之不應晚乃更授足下殊禮也且與足
下交久矣即謂僕一日長有正平爾汝故事可按也
無已置僕於三之下五之上乎異日折簡見命揚摧
不敢不盡其愚也七言二律宏壯有致平卒僅以一
章相報無訝其少叵羅不及擬從捲白波時如接公
瑾耳不腆筐篚同於贈縞并祈麾納

國朝名公翰藻卷三十一終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三十二

王世貞

寄用晦

徐子與

余德甫

答屠長卿

復用晦

答汪司馬

陸與繩

李本寧

答敬美弟

答胡元瑞

復助甫

答周起部

答王明輔

寄吳明卿

寄德甫

答曹子貞

答詹侍御

答吳明卿

答王玄甫

答殷無美

答徐長孺

答張太學

與吳峻伯

與凌稚哲

與凌以棟

與凌玄旻

與華孟達評兩生往復書

與屠長卿

目錄

國朝名公翰藻卷三十一

吳興凌迪知稚哲 選

王世貞

寄用晦

日坐弇園泉石間意若有豫章使者則故蒼頭至矣
啓械得足下書悲憤感慨都不忍讀三詩妙語溢出
至萬古風流文苑借五湖春色主恩私此是瑯琊汗
後偈足下何從得之嗟乎僕人間一長物耳世自用
之世自棄之於僕尚無與而乃勞足下方寸間五嶽

也別冊如發波斯裝環珪奪目即小有微點無損連
城宗良每見必長咄咄逼人諸王孫賴足下先驅騎
嘶縱騁無復蹇態豫章異時風流不減鄴下矣報言
但辛未能厭來願想當盡見之所喻果有中散駕
此間一鉢亦足藏神龍不妨彌月布衣飲茅忍白雲
不肯封丹房為偷兒窺伺耳家弟作吏知亦不惡而
頗抱子猷之興徐卿至足下相與挽之何如明卿斥
似不出政府意但非所急也蒙損贈佛經呪三十卷
一啓函而知為長陵時物二沈諸君筆跋尾果爾若

其精絕殆似芥子之納須彌固不可思議也却往古
王道冠一丹成可簪而就鶴背也二詩各書一扇其
湖紬土布比於季子之縞又竹一貞元顧定之筆及
諸雋詩少助高齋寓目不一

陸與繩

承見許鄙辭出獻吉上弟何敢望獻吉比之時人或
小有致耳至所謂持論間詭鄒魯不佞誠有之生平
只於皮髮上窺一二譬之行脚僧從講師坐下拾殘
語既不曉求合得報書之又不曉割愛自今當洗心

以受鍼砭矣別論云云深仞肺腑至愛華亭公所論固是但弟頗知求退之涉干進陳辯之來多口以故付之默默至於心跡在覆盆有不能自白者不能不賴生平故人耳虞仲翔云天下有一人知我者死不恨今有吾丈又有肖甫及石拱辰足死矣亦何必揚廷而後謂之白也肖甫甫拜中山節即有太夫人之訃委頓扶服踰山越江甚為慮之功名小事耳日會黃羽淵及曉上人諄諄致尊意以節飲為屬便欲覆盆毀壽而為弇州園梅花所阻柰何望前到雲間談

及當掀髯一大咲也

徐子與

方宴坐焚香念足下而使者將手教與貺儀種種至矣知己抵洪都任嫂及侍姬俱安穩為慰德甫尚屏跡耶即十載分袂聞足下到當履及於堂皇安忍濡滯也用晦尋當濡首諸王孫爭自媚不得則相妬小遲之亦佳耳今年久熱至前月晦始解弇園泉石花竹來近人而為文字之役所苦未暇時應之此段碌碌幾與簿書無大異僕恒謂山栖是勝事稍一營戀

公朝漢 卷三十二
則亦市朝書畫賞鑒是雅事小一貪癡則亦商賈杯酒是樂事小一狗人則亦地獄好客是雅事一為俗子所媿則亦苦海吾與足下皆多生業障未即易擺脫柰何柰何近得明卿書意殊廓落其守為吾州楊仁甫極相推挹同守則張羽王也乃約以今日望後訪我海上計必道洪都與二三兄弟轟飲也家弟以前月入京不免折腰更三五日計可免矣

李本寧

山中無復世緣雖故人時時夢寐而關途阻脩何由

一通訊問乃飛鴻宛然尺素係之別楮數百字皆肝膈語且被我以復陶食我以紅鹽口體之間無非雅貺菰蘆中頓爾神王矣關中學使京口無兩此其才卑卑滿百何敢盟一于鱗第其覽識中窾汲引功深于鱗高簡龍門自擬物情軒輊故不盡誣也以公秀傑之才小斟酌其間便足先掩疇昔僕比待罪隣壤目得竊窺秦風之雄但於時業稍覺粗曠又乏師友淵源公欲取江左清華之氣參之甚善甚善家弟齋捧還力欲乞休尼之不可今已杜門玉山道中第聞

兩臺意不合或未能賦遂初耳助甫磊砢有氣甫別
我向王門開覺額燕突突除目乃馮君任當是以才
舉且新宰公即署交也官行達矣知太公時少違然
以尊甫日左右之蘭玉森繞夷猶其間何恙不已嫂
近遷長安計亦日勝容廼公健在佳兒時至自來毋
為助長也僕於九月舉一孫杯勺益自迫焚香烹茗
展法書名畫信步花竹間調赤白鸚鵡俯碧瀾施食
朱魚甚適間為責文逼人暫苦如博士弟子完日課
此外皆夜即王國也公欲援助甫例索四律貧不能

當咸陽繇僅以其半書扇頭供一咲不具

余德甫

得足下書感慨用壯幾不可讀二詩一字一淚第使
僕息心小警急置之篋笥它日作一字一珠觀耳舍
弟初信但云足下有外服今始知為後母大恭人也
天乎何以有此始者羈於官不能奉一生芻以叩首
先大夫今又戀戀五畝不能買一舸艫作吊客與足
下携手匡廬之頂抑何憊也區區叨忝已踰分今幸
而遂初服快於弛擔優游杜門賢於補劓矣第酒食

翰墨本生人趣日見媿不休更成苦海如何如何念
足下於文士中竄為高行而陵陽之璞今尚未有剖
者明卿遂削籍子與僅以長者得免然尚在囁嚅間
伯玉與家弟尤更籍籍然此亦常理常情無足恠者
用晦似欲輕裝訪我弇園足下能方舟乎審爾伏雌
斗酒主人所不乏也子與尚在廣陵年踰耳順而買
花不已皮之不存毛將安傳足下便間徐風之扇頭
一章不能煎來美聊見情耳餘不具

答敬美弟

得吾弟書具審已履南康任匡廬在屋上彭蠡在屋
下深秋紅葉窮冬白雪嗟峨蕭瑟不可名狀真仕境
之儂都息心之妙軌也既吏牘稀簡民俗淳朴粗可
跌宕文史從容翰墨以順應之何必懂懂丘壑承所
評騭吾詩文二端之業大都士龍之好兄而詞藻豔
數要非清河所可幾及中間持論徃徃破的如所謂
離觀則邈若無聞輳泊則天然一色字險者韻必妥
韻奇者聲必調天壤之間若為預設又所為大能使
之小小能使之大虛能使之實實能使之靈遠能使

之近近能使之遠斷能使之續續能使之斷雖言大
非吾所敢當要之自結撰以來未有造微極深至此
者記吾守尚書即時稍一搦管得致語沾沾與吳下
昌穀差肩足矣何敢望獻吉然至讀獻吉文心則已
疑之又一時馳好若晉江毘陵二三君子有作每讀
竟輒不快者決日以是盡黜世嗜劇心古則詞壇之
盟歷下牛耳當時亦未敢以齊楚之賦而歌代興也
天不憂年苟有所就庶幾二三子之末不恣恣於世
足矣若乃標赤幟挾玄珠必致之境期之千古何期

定論近出友于於其身親見之豈不快哉世無真才
才乏通方二語灼然惜不能浮三百太白賞此耳所
喻本寧近觀其文筆矯矯吾弟宜厚集堅壟避其焚
舟濟河若於詩則以偏師待之而已其他固未暇勞
齒頰也與胡郎論已前當刻置集末文未墜地必有
賞音者曰附荅大致云

荅屠長卿

始家弟歸自都下津津道所新知盡豪賢文士也而
獨稱屠長卿者尤瑰竒不倫既沈嘉則一言之而此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間有曹生亦於行卷一再見長卿詩而言之僕自念
且老矣幸尚得當生安能縮地成傾蓋之故而亡何
使者至矣啓械讀之累數千言舌為燥而不忍乙且
畏其盡也雕龍繪辭碧鷄宏辯鞭霆掣電捉金拊石
一掃千里前無留行即使莊生談天季子論人尤且
捧盟盤而讓牛耳况其它哉足下雖雅言二李先生
而其許不佞獨至念不佞獨切甚謂不佞辭有于鱗
有獻吉有往愆而又自有元美廣大變化所以極玄
斯言也豈不佞所敢當然不敢以不佞故而掩足下

之鑒也文章大觀竒正離合瑰麗爾雅險壯溫良何
所不有此數言者執事所獨造精理之言也平生幸
苦垂魚自况出竒間道終屬偏師子雲十六字獄案
也然其為太玄法言則然諸賦及上單于入朝疏不
盡爾也于鱗居恒謂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擬議以成其變化為文章之極則余則以日新之與
變化皆所以融其富有擬議者也間欲與于鱗及之
至吻瑟縮而止不意得絕響於足下也至足下稍有
疑於僕夫足下豈惟僕疑也將僕子歲也夫僕之病

在好畫意而工引事畫意而工事則不能無出入於格以故詩有隋元白或晚李近代者文有隋六朝或唐宋者僕亦自曉之偶不能割愛因而灾木行當有所刪削也嘉則雄於文與張大司馬之宏博稍加以深沉不憚繩剪其傳後何疑沈馮二君非足下精言之即僕知之亦豪舉耳沈君婦尤大氣色太史異世尚思為之執鞭况乃今日哉佳集詩語秀逸有天然之致的然大曆以前人文尤瑰奇橫逸諸子兩都而持論破窾勝之第足下之年與結撰日升川至今以

姓字稱集似小未宜也或寓別號或齋名稱稿何如扇頭一詩不足當旗鼓第區區莫助之慶倘不以人廢也方困容數就草數起而使促報甚迫不一

答胡元瑞

一郵卒自西南來者得足下書累帙累數百千言見懷五言十律讀郵集七言二律它雜詩三卷生不覩鉅麗之觀久矣何幸於足下見之而又身當之耶始者見家弟與曹甥子念稱足下已又見殷無美稱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于鱗外鮮所

名公詩集 卷三十一
九
畏顧獨畏足下與李本寧耳本寧文筆峭峻而指竒
新能出人表足下洪放棄逸若飛黃躡景頃刻千里
而步驟操縱有度不至負嚙決之累詩格調高秀聲
響宏朗而入字入事皆古雅家弟畏之固當即令僕
整幟而遇前茅不亦三舍哉而自庚午辱與本寧之
尊人方伯公游其明年辱與本寧通其又二年癸酉
辱與足下尊人少叅公游其又明年辱與本寧游而
於足下尚未有通也誠不意足下之過知僕若是足
下謂詩文騷賦雖用本相通而體裁區別獨造有之

兼詣則鮮又謂精思者陋而簡於尼博識者濫而滯
於筆薦古則廢今趣今則遠古斯語也誠學士之鴻
裁而稅林之匠斧也亡論目前足下執是以程昔之
人而且難之顧獨過舉以歸僕則豈僕所敢當哉記
僕初游燕中僅踰冠與于鱗輩倡和時妄意一策名
稅苑不至終作吳地白眼兒足矣既稍有知識私心
所慕好雖不能如執事所謂亦畧近之而中間三十
年來幾起幾躓官中刀筆十之三家門宗戚大小十
之六幽憂病苦又時錯之加以不辜負邀籍之好膏

油之畧多奪而奉杯勺以故不獲盡究其力於學生
平所撰述既不能自裁割彙為一帙偶失數卷徇惶
廢寢適郎中有餘梓以不携家有餘俸稍為鋟鏤置
之家塾用備遺失而已不謂露其醜於足下而足下
復好之也以足下才雖過於稱僕而哲於論學乃爾
僕尚何所道勉旃溪造自得而已才騁則禦之以格
格定則通之以變氣揚則沉之使實節但則澹之使
和非謂足下所少而進之進僕所偶得者而已本寧
前有一信至答之極鹵莽行將錄一通寄彼也詩不

能盡和聊成一律四絕少肅來美廣文先生彭稚脩
者故是足下同盟計日相與下上張令以惠文彈治
矚氏豪彼中士論云何有便指示為幸

復用晦

張生至得二書其一附姚山人其一附張者足下始
而為我喜既而為我不平春榮秋悴頃刻在足下方
寸間僕却似觀局人耳弛擔御井灌園讀書差足送
日無故而尺一呼之又無故而白簡逐之譬如夢中
了不知其所以也僕自庚申而後食息起居事事愧

心寧獨出處第生平無聲色奇衰之好與所謂居閒
伏謁者然彼偶不中窾耳况吉夫每以續史見屬覺
事大未敢擔承兩歲出沒無所得五十之年倏已過
四如何如何子與不祿且無子昨入雲一哭之至作
十日病亦曾為料理其墓事第登其堂獨未得足下
及德甫一言以為恠即其子弟亦恠之今始知足下
將有謀步之屬幸毋緩也目前寧有汎愛親仁若子
與者潘中丞能厚足下而不克薦德甫亦是世法中
常理家弟計已在省得時周旋足下欲重勒淳化帖

問之張生云是舊泉刻耳如顧舍人勅閣帖尚不能
佳幸再計之間來思得諸宗室於文字尺牘姑以字
行而別取一字如徵明之為徵仲者如何有一信幸
即付家弟可也手瘡口授侍人筆不一

復助甫

自昨冬附使者致謝後不能再一通問訊雖曳尾途
中未嘗不作天際故人想第金庭玉闕相去萬里冥
鴻之翼猶且難之而足下念我間關一介六月長途
流金鑠石不辭暍死喘息間啓械發行李恍若清風

名公集卷三十一
之投懷也。蓋類餘生，豈堪復與諸少年並進而橫為造物者所弄，以有此補旋復見憎。幸未為冶城輕薄，柳榆耳林居之日，吾不與易，跌宕詞翰，差不落莫亦不顧足下相憐也。虜酋西牧，正與足下所部相關。磨墨看鼻飛組，係單于頸。固男子事，然遠公有云：願檀越安穩，彼亦無它。老人厭事，語然不敢不為兄告也。秋霖再旬，一望巨浸，饘粥之產，白如甌脫，計無所復之方。賴麩生以解磊塊，厚損奉即付酒家，可得百甌，却取白葡萄佐之。耳子與一夕奄逝，幾作若教之餒。

家弟為經紀，其喪始得，端僕粗復經紀其家。且以七尺碑報泉下也。家弟所領驛傳，得逍遙滕王閣望西山雨，然失匡廬主人，以此恨恨。趙侍御乃能於跡外相念，耶幸為致聲，餘情具別，昏不一。

答汪司馬

汪山人禹人，來得手教，知強粥讀禮，不以滅性為老伯父憂。弟仲君復有內戚，誰為治溢米者可念也。貞踈懶日積，色根已斷，弟不能却酒肉，以此尚遠津梁耳子與殘客，乍退少作燒者，唯遠書日進，督責文逋。

甚善所謂自貽伊戚如何如何今天下以公一言為
赤幟然元禮謾謾人尚未敢有狎也禹又髮短矣而
心甚長句不得眼篇不得尾當令曹子念商之業已
為作序第不知能使我舌覆鼻否汪惟一遂欲以身
代徐氏子乞墓文似非體俟詠至當令具狀與幣拜
門下以祈不朽也家弟在豫章頗習吏今年吳中大
水吾州僅有乾地然是一島耳完國賦外遂無以
為百口英公或未肯信也禹又去附此不一

答周起部

自納節歸於今三年矣既畏作燕中書而執事又
時有使命不能寃鱗羽所嚮故間者濶焉而執事再
辱慰存乃至以出處拳拳為念何執事之篤舊故好
行誼也僕固下中人耳世以雕虫之技而過稱之已
而苛責之皆非也家有園池圖籍之類酒漿脯醢不
乏雖用送日每一小間芒刺中起此不能與人言之
家衆內外絕不習聲伎默默以死耳而妄以東山之
樂加我良可歎也前得留尹報即馳一介上書闕下
冀返初服以明心跡而去人狡故泄之見尼政府亡

何而南牀之白簡上矣執事所喻云云安敢有忿世
心然胡能不長往也江南七郡根本之地一旦滙為
巨浸民且魚鱉執事素精天官家言丁丑封事僕所
心伏第不知此水與此星相應否分野不相關否自
此可遂弭否盡室危巢不知所之須仗金篦一指道
耳白菖藤簞伏日所需敢不拜賜拙集一部又新刻
二種如命附覽年來跌宕此中第據眼鼻不能棒也
審已在道征車觸暑珍重珍重

荅王明輔

兩日從先隴婦追感往痛忽忽如不欲生得足下教
翰飛墜如暫脫熱沙中受四禪天甘露洒恨隨得隨
失此境不能久駐泊耳所謂頭陀能會祖意者得非
胡楚玉乎鳩摩羅什有云淤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
勿問淤泥可也又謂一先輩面著桃李云云此恐亦
是延年却病法未證形神俱妙理又謂俯仰人倫心
精便爾流逸此大難裁斷足下自當於輕重難易間
擇之耳吾鄉王元馭宗伯第二女辟穀已五載矣每
入定輒二十餘日而顏色愈敷粹生僅能辯字忽通

解兩箴尤精玄理常云教本無二學人自岐之僕以
為此宿世人也教門耆宿其始本從衣食計入何由
得理吾儕雖似得理恐涉見解如僕根器為七情所
損此時日償少年時諸業債不能何暇計將來也一
歎一嘆與繩司空歸後再相聞尚未及面當以足下
書寄之足下欲質與繩以士大夫持論高當事誤之
故當由所持未是耳王新建掀揭之業尚自性質中
出濟以駁歷成此作用恐非大本達道也人材區以
別矣毋論背朱趨陸二公當賈平章地亦未必能支

持蒙古也與繩計不首肯鄙言即足下當發一哂家
弟徹棘後有奏計之後豚兒此試絕可望而卷落老
廣文手不得一批字今但督令母冷膏油而已子與
政為兒子計併其父失之與家弟經紀其遺事樹七
尺碑少報泉下周公瑕無子而存俞仲蔚有子而歿
董侍郎性嚴細令人不堪遂成宇宙間一歎咤皆足
下所訖及聊爾附報玄甫佳士也即不登公車於藝
林中立漢幟矣初冬強飯自慶

寄吳明卿

前有一札附楊使君人去計已達矣弟自仲冬生辰
念及先大夫見棄之歲忽忽意不欲生者數日而不
能語人自是一切世味皆灰冷歲除後忽有所證遂
斷房室屏服玩日或一肉或茹素酒損十之七八更
半歲後可作有髮頭陀矣而筆硯間夙障重未能即
盡捐家人生事產出入了不挂意而鄉里鬻酢亦未
即謝盡却豈亦老人十物之二也楊使君快士也每
述足下不置口且盛欲刻大集云足下以少騷賦故
尼之夫騷賦何關壯夫事楊除目亦只在旦夕恐不
能完此段佳話如何足下東游之興何似昨聞汪司
馬亦欲來此而竟未果符繻久已絕附客舟往返又
恐盜憎行踞殆無所不難也家弟入覲病發請告為
小間遂為所物色見尼江湖間殊少氣色除目霰下
而羽王尚蕭條鮎魚上竹竿可發一歎呂相公遂不
起少郎果移家不能不累足下將牢也楊驟行倉卒
不盡所吐亮之亮之

寄德甫

家弟歸自覲得足下貺書宛然如奉顏色又亟稱足

下林居闔門養性偶一入城如威鳳棲園相鷲指以
為希有之瑞亦何必減李元禮陶元亮自于鱗長逝
忽已十載當時雖爾惋痛亦不至神傷以此子業就
足死故也雪中哭子與還轍忽忽自失念人生有盡
行且及之每為人作誌銘投筆長嘆丈夫何至與地
下結緣也春來忽若有警於一切無名造作種種悉
擬放下似亦得五六分力矣念足下澹泊成性素自
近之輒用此味分獻不審肯領畧否近作數章在用
晦處足下可取觀偶目病而能書者少故也亦覺微

露消息念之念之餘不具

答曹子貞

嚮者不腆之文不足以為賢者重蓋至於今有餘慙
焉而使者至將書手感而讀之則疊疊數百言推謝
飾獎靡所不顯即僕慙而重之矣叩使者謂執事尚
健飯日讀書弄筆墨不衰令人嘖嘖僕自逾知非之
歲數凡四屈指而始知悔覺一切憂怒從喜樂生毀
從譽生失意從得意生所讀書一字不得用所撰述
文業一子無可傳欲棄之蓋獻歲而後能決今已作

頭陀全真行逕矣是故於執事書而重有惡也然至
得執事詩而輒和之其以為尚有可傳也即其不可
傳耶其世法耶其非世法耶執事姑一覽而用覆瓿
可也嘉則流寓松陵大槩依青浦君方沾沾稅文未
敢以此告雅貺種種烟霞色味謹拜嘉并有不腆將
臆鑒存為荷

荅詹侍御

向者讀公之大疏以為批鱗犯顏古遺直也既而聞
公之出處則令人有振衣千仞想然慶雲威鳳可望

而不可即意鄙陋辱長者先之明月投懷和風披襟
酒德既洽遂忘爾我至於揚扃風雅綜覈名實雖超
情物表而不睽方內桂檝縹緲漸入虛無乃徽音致
語猶泠泠在耳間也方別後念乏聞便不獲追謝并
承動定而使以手教至矣拙集如小乘僧經論滿
車猶滯外道得良師指示幸矣何敢上勞證明麋鹿
之性久安長林自顧腰領皆非世物匠石須巨材以
為明堂梁棟用干霄如執事尚在睥睨外而况不肖
耶見飾之辭良非下衷所云倦游抵家杜門謝事日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十九
讀佛書事孰有大於此者願自此以後勿助勿忘而
已雅貺種種大食一器尤米汁所便珍謝珍謝

答吳明卿

楊大夫使回得足下一札承問善病狀連苦無歲蝗
蝻繼虐剪棘構室而材不繼賣文自給時復筆枯兩
地數千里何事相同若此弟乃能盡洗一切耳目
口體之好兒子十二三即付以田舍圖籍僮奴予卮
酒告之曰若輩能杜門不犯三尺足矣其它長賦踐
更任爾力大小吾不復與也旦夕披一衲携佛道書

數卷入小蘭若矣雪山冰井記惜不於瘡鬼作熱時
得之當令五內頓爽今耆青女漸近一讀冷氣侵骨
不免呼功表耳楊大夫久不遷想當鬱鬱漸不及足
下梓集事羽王西征注辭甚脩而宦轉蹭蹬柰何然
亦不可盡歸之命也秋氣漸涼強飯自愛

答黃玄甫

不腆之文以不能奉楊常侍君燉行之十一為懼何
自乃勞千里命使屢文之絲與古刻名杯駢貺也周
禮擬筭之商山之橘吾將老是鄉哉常侍君以衣衣

我以觴觴我惠更渥矣王方伯先生亟稱兄時義之
朕以為當與古文辭並驅讀之信然哉里有荆石宗
伯具五色眼聊以相頑今附去所批斥足為良王之
攻僕桑榆之日以文事故不落窠第不堪徵迫欲於
水中建一避債臺想足下讀至此為一鼓掌也今年
家弟作計吏北行當聚首邱亢二三君子寄聲勉旃
外拙詩書扇頭將意并有所報於常侍君幸致之不
悉

荅殷無美

昨承足下見示君典學士書知不以不肖而棄之且
許春時垂訪海上甚感足下道君典新築所謂伊人
宛在水中央令人洒然如夢醒記僕副山東憲時故
吳中丞峻伯為學憲嘗與諸賢酒間戲言志峻伯謂
官轍不必中土即滇蜀閩廣須盡歷之飽其山川風
物最後亦須坐尚書省押尺一乃告老耳僕謂鄙願
不及此願得二頃陂四圍列植梧竹垂楊芙蓉之屬
陂中養魚數千頭中構一島築高閣三間其下左室
貯書籍及金石古文右室盡貯美酒倚一小室具茶

龜瀟釜兼畜少鮭脯瓜菜閣上一榻兩几讀書小倦
即呼酒數行醉輒假息息傷維兩蜻蜒艇客有問奇
善觴咏者以一艇載之來一艇網魚佐酒不問朝夕
飲倦則相對隱几興盡更復載去若俗客見撓者雖
叫呼竟日了不翦應以此終身足矣峻伯問誰可當
俗客僕謂坐尚書省押尺一者公即是也衆大噱笑
而罷峻伯謝貴州節婦病死竟不得如願而僕幸有
園林山池之属然在城市中自貴游以至田父野孺
皆得狎之不能拒也不意君典一詣便爾第聞其垂

橐恐不能究僕語中境且朝望甫殷寧容於東山坐
嘯耶前送足下詩方醉極偶成即以書扇不復能記
何語後檢出始知疊用韻真倒弮孩兒也已改押矣
今再書一扇呈覽倘寄君典亦佳餘不贅

荅徐長孺

嚮足下見過以僕案頭有佛書偶一讀之乃是塵勞
海中覓小駐泊處耳而遂舉諸耆宿法語見詢欲令
為足下剖大事公案是佛弟子於火焰獄問調達覺
清淨境也可發一粲耳足下謂龐居士一切空諸所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有為欄柄竊意足下方為有所苦故本無所有何以
空為然却自有不空者在故名真空不然則頑空也
又復舉大慧師謂思量較計不得將心待悟不得是
句亦刻非句亦刻為問覺此語似專為足下設足下
既有所善而欲空之却汲汲然思量較計將心待悟
不刻是不刻非終日於是非中求出是非此又病也
古先生成佛後尚為摩耶夫人忉利天說法足下尊
慈見衰證醫藥奉侍當憂則憂當勞則勞其它眷屬
亦只以應盡之分處之便是大道舉手動足着衣喫

飯本無深理只於不涉攀緣思想亦道也足下苦於
此體究又增一番葛藤矣巾衫繚履原不曾繫束足
下心何妨參禪念佛亦豈必坐公衙判案牘入出堦
盤劍戟中方下地獄種子火宅生蓮花變清涼境曰
日惡風吹墜羅刹鬼國只在一念間耳僕本毫髮無
所得昔人云不辭為公道盡恐公他日怨我偶疲口
授侍史辭不能次亮之亮之

答張太學

伏承箋教累帛具見足下慕道之篤且生平留意於

內外大丹家言所得不淺淺也敬羨敬羨第欲以此
轉達曇陽師則所未敢貞不肖辱師真度引然尚未
獲預聞存持大要間閱經典小有疑難叩證未蒙一
荅第畧引之使之自思自悟而已今足下出平日耳
目之緒所謂傍門二乘以求決於清虛自然之靈真
竊恐不能得其一噓啓也九轉之說蓋自古記之內
可以出凡度世外可以拯貧起死然中古而後天地
之氣薄而砂汞藥物之類俱駁烈而不中煉其人往
往不能保固元神勤脩功行而僅以一貪生好利之

心為之是故以秦皇漢武之彊力舉天下寘於三尺
之鼎而黃金卒不可成大藥卒不可就今其授者不
為盜則殺人而受者不毀家則捐命足下不覩韓退
之集及洪景廬所記乎採取之說亦自漢武時始盛
其所謂壺祖經玄素論者皆後人附會以迎合人主
之淫心而已叅同悟真雖稍露其指而至於薛紫賢
輩始精微而復張大之夫大道之要不過曰順之則
為男為女逆之則為仙為佛而已若紫賢輩所謂精
微者則自泥丸而下直抵於女子之弦而後為順取

女子之弦氣逆溯而上以入於泥丸而育於丹田而後為逆所謂張大者得之僅頃刻其大若黍珠而十月結胎九年靜養之後可以朝真謁帝役使萬靈後天地而不老夫敲竹引龜不能則必煉已以待敵未見敵而先入彼家矣一採而不遇則他採再採而不遇則又它採未獲勝而又流入彼家矣是二端者毋論其不易成即成而清虛靈真之府可使財色之徒錯列於其內哉足下所引四大一身皆屬陰不知何物是陽精與淨唾精津氣血液七般靈物總皆陰之

二言也此非鍾呂之言乃薛紫賢輩倡彼家者之言也謂男子自有漏而後即無先天然則鍾呂王馬諸真是皆近五十有妻子者何以不言採取也夫黃庭靈寶道君之第一經也道德太上老君之第一經也其言曰真人在己莫問隣何處遠索求姻緣又曰致虛極守靜篤專氣致柔如嬰兒而已執事不於二聖經之求而徒致惑於參同悟真之微言致信於托假鍾呂之勦說何也夫薛紫賢者二氏之罪人也故曰真人醉言曰我是雷霆宰判官弟子干紫賢何事其

又再傳而陳上陽諸君則盡取而弁髦之矣足下粗
決之此心覓之此身其於二宗之說不必問也足下
三十年堅固仙也僕初地發心人也今驟而以狂語
報竊以為足下非笑則詈僕姑據所見而幸一識而
存之

與吳峻伯

念與足下握手時也冰雪固後先矣招提一榻雲門
一杖春時藹然謂非有數存耶僕固以內竒其事足
下書來言之則又竒矣吳松茗雪間固吾與足下擅

之也二十後僕將有事於海上還日計足下馬首
西矣烹葵蕨脫粟濁醪為野人之具足下甘之否
作請正足下倘有刻石之便能一附之乎軍字韻險
而穩切足可被之茲山矣

又

昨泛高苑行水回得足下來信母任喜慰掃門久矣
何西軌之遲遲也于鱗拂衣令僕兩臂欲生翼夢魂
落大湖尊鱸間既以服之又不分其無賴也罷官歌
拂衣行吾二人倡和頗極豪致湏足下來出之爾

又
方有雅事欲足下了之且許我日中矣決漏什表而
不至不憂太白罰乎

與凌稚哲

不佞自束髮來即聞尊大夫公之賢與執事之能嗣
美也而未獲奉下風茲者竊被此壤之化私心自幸
以萬一得接龍光乃華存舛鴻臚來携詩卷見托不
揣獻其幣布退恒自愧悔恐蹈於未同之譴而華絨
珍幣介使遠馳曲存獎借使復以鄙穢之言塵尊大

夫公名集後豈執事過聽於存舛抑亦有歌芟之嗜
乎尊大夫尺牘駸駸在貞觀前中間稍作蘇長公語
然非涪老所及也自恨不文不能有所揄揚孤君子
純念耳尊大夫兩書與子與語及不肖二三兄弟拳
拳焉古稱神交得無近之乎其衿帶二門合為一途
尤足透化胡破邪關真大善知識未知何日得操一
鉢叩門相傾倒耳使促未竟所懷諸容面盡不一

又

新歲方杜門塞兌求識以前綺語障并謝一切世事

以故雖至親厚相知如吾丈不敢亟通問而使者至
則承手書大貺中間申契濶道襟期恍若奉穆如之
風於接膝者萬姓類譖成遂為三千年指掌圖若江
左王謝中原崔盧李鄭之賢者亦將感恩地下矣以
貞之不肖獲受執事愛而王父先考拜榮施焉其何
以為報辱諭欲得拙言賀印川公印老之念僕與執
事均也僕豈敢斬露其醜第奏河計則漕之藩臬水
曹見屬矣稱六袞則陽羨之吳君見屬矣僕語既有
盡而印老亦且狎視之如何敢布腹心唯執事賜察

馬初夏未暄加食自慶

又

僕支離自放待朽之質誤見采於造物者蠖伏一茅
室中朝夕禮摩偈以識綺語而何敢復言文第以五
月公家季子自遠來而門者辭之至不能具一茗盃
故於陸楚生便作數語相慰藉而乃至起公方寸故
人想縻絲名籍佳管種種勤存即公為誼得矣不虞
折深山道士福也公於世味一切如嚼蠟而獨典籍
之嗜愈篤要自天壤間奇人第百步之外不免便覺

肥肉大酒氣彼不更以公作冷淡生活耶所需諸賢
見貽竿尺五六年間亦思愛之斂作大麓箱昨入觀
後試問僮輩俱成烏有先生矣僕惡札依稀有一二
存者當俟月後錄上也

與凌以棟

數接足下之芳訊而未有識也乃於春仲始識之若
公瑾醅醪矣既許為草史記纂序忽忽忘之使者以
手教至方醒屬有人事之累不獲刻精其辭第所以
為足下意良有在矣昨成得盟鷗館一排律未及寄

次公容嗣上不備

又

仲夏辱公枉駕而應門漫拒遂成題鳳以故於陸生
便致其不自安而公不以為罪遠厘教存副以隆貺
愧感如何世人好言太史公而於班氏遂成鹵莽譬
之習書者歸右軍而忽忘大令不知父子家法縱有
小乖不能以寸公此書行所謂班氏朽骨得蒙榮造
矣第徃徃令小鳥拋糞佛頭恐成蛇足願已相許旬
後可令人見取也二書及佳筆謹拜嘉餘儀附上幸

寬不恭之罪

與凌玄旻

昨從匆匆中叙嘆逝乃足下加灾於木矣今復欲序薄號書何足下之偏嗜也自春秋重辭命二千餘年矣至唐季始不振而足下獨發之夫豈惟祖武盖有少卿子長之遺焉楊稱足下善病時時在湯藥間來教青鬢未霜紅顏將土何摧挫至此也嗇精寡思佐以參朮上則有二親後則有千秋勉旃自愛不佞鷄肋一官恐得臯知已勉為楚遊度一染指即謀拂衣

耳舟次小暇當為命筆茲先具謝不悉

又

昨承示歎逝錄始讀滄父行狀而黯然而黯然曰玄雨死凌已無人哉既讀足下所筆行畧哀而悲喜可知也有玄旻玄雨不死矣凌尚有人矣昔所謂文生於情是惟足下情生於文則在觀者僕當為序屬歲暮饒他責勉爾塞白久不作六朝語殊自愧其不似也尋足下書來盛有所推許以僕與于鱗足嗣北地則歎歎愧汗下矣北地鹵莽功在復古于鱗深造力取斤今

乃僕不能斟酌其間大要從機發耳當僕卅餘頗耐
檢閱成騷賦十餘章前後擬古樂府數百又後數年
而極意志傳叙記之類不規規作者間以離合得之
瓦缶土鼓聊以自娛耳不謂其遂入世人耳也足下
志慕邃古而文華竒崛思永力勁又足發之昔衛夫
人見右軍書退而淹涕子敬少作書右軍從後掣其
管不得謂必自成家僕之視足下毋乃類是乎北面
之說與所擬孫郎帳下兒非僕敢當也中郎景脩則
庶已無忝厥好刮目以候衿裾耳九月泛太湖遊洞

庭兩山得記一首詩三十四首并于鱗集博乙夜之
覽不棄為幸

與華孟達評兩生往復書

足下念我至矣第每得一信則文日益多又益竒且
工也所致左氏謀間及兩生往復書病中強讀之不
厭人文之嗜古篤矣毋論謀間出左氏卒卒竿尺語
亦左氏也仲達謂其敷言似子雲毋論不見敷言即
卒卒竿尺語亦子雲也乃至作遷殷誦洛語於寒暄
訊問亦幾乎牛刀割美柰之何不使握如椽筆效丹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墨旃夏也仲達才本高俊語時出以法故讓耳大江以南操觚之士僕必識之而以問足下問得百一應耳以及人文及仲達則百問而百不應噫嘻我知之我知之不佞披倡於天下垂三十年而今乃信諸所以得名者非吾所得意者也大丈夫貴心賞耳雖然亦願有以效三君子夫日月星辰其垂象亘萬古而長新者元氣布也黃河之流歷萬里東注海而不屈者元氣貫也不有孟子莊周戰國策司馬子長足廣乎玉雖貴僕願三君子化工之葉木也不願三君子

玉工之葉玉也仲達書中徃徃有好仙語意欣然若有會但不宜誤讀抱朴子悟真篇落漢武黃金竈溫柔鄉穿耳僕過中秋即入團焦塗墜四周如袁夏甫惠生五車一字不得用兒曹甫踰髻即令受產以此尚愧龐公歸田四歲問所為文辭得四十卷只堪覆甌耳

與屠長卿

學士方苦河魚檢索得宋人山水花鳥兩巨冊相與披閱甫竟而足下詩卷至盡讀之稱快不已一日而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獲兩鉅麗觀學士遂忘如匿成一大笑此何必減陳
琳頭風撒也學士謂足下晨理十萬家訟賦發百函
牘如劉南昌夜然青藜紬七畧如劉中壘何物白駒
假足下春容篇什也上不虞真宰嫉下不虞丹元君
如訴乎僕謂不然春萌夏敷必須東君發舒一徧然
後秋水涸天根見不爾於萬寶告成時能無更吐頽
萼也足下雕績滿眼中亭亭初日芙蓉雖極精思出
之自然異時采風當入蕊珠宮樂府何虞也

國朝名公翰藻卷三十一



